

鄯善|三人行

鄯善之书

| 韩子勇 | 著 |

鄯善|三人行

鄯善 善 之 书

| 韩子勇 | 著 |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鄯善之书/韩子勇著. —乌鲁木齐:新疆人民出版社, 2008.7
(鄯善三人行丛书)

ISBN 978-7-228-11856-4

I. 鄯… II. 韩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14960 号

图书策划 陈 漠

责任编辑 陈 漠

装帧设计 王 洋

鄯善之书 韩子勇 著

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乌鲁木齐解放南路 348 号

邮 编 830001

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

电 话 0991-2813860(编辑部)

0991-3652362(发行部)

印 刷 新疆一龙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1/32

印 张 6.25

字 数 200 千字

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~3 065 册

定 价 36.00 元

在路上

新疆附近的“新疆” / 002

天是空的 / 003

风车 风车 大花开放 / 006

盐 湖 / 010

歌声中的达坂城 / 011

后 沟 / 019

一马平川的戈壁滩哟 / 021

艾丁湖:万有引力之虹 / 030

鄯善之思

鄯 善 / 032

火焰中的翡翠 / 035

“我们”也是“遗产” / 042

梦幻楼兰 / 045

波斯坦,波斯坦 / 052

沙漠的锤炼 / 059

悠悠维吾尔 / 061

食色性也 / 066

洋海意象

洋 海 / 074

热烈的生,热烈的死 / 076

不 朽 / 080

洋海萨满 / 084

筌 篋 / 086

太阳下:一堆火焰,火焰一堆 / 088

苏贝希 / 092

三幅画 三棵树

不屈的绿与炭之焰 / 094

赞美诗,穿婚纱的交河 / 097

木卡姆 / 099

沙枣树 / 103

白 杨 / 111

天山青松 / 116

木卡姆:巨灵如风

鲜花盛开的长旅 / 122

十二木卡姆:穹乃额曼 / 131

十二木卡姆·达斯坦 / 142

十二木卡姆·麦西莱甫 / 148

刀郎木卡姆·刀郎人 / 152

刀郎木卡姆·自由的乐章 / 156

吐鲁番木卡姆·火焰的吟唱 / 164

哈密木卡姆·“摩诃兜勒” / 167

哈密木卡姆·鹈风汉韵 / 169

巨灵如风 / 174

附录:吐鲁番木卡姆歌词选

《潘吉尕木卡姆》/ 184

【赛乃姆】第七歌 / 184

【赛乃姆】第八歌 / 184

【赛勒凯】第一歌 / 185

《乌夏克木卡姆》/ 186

【且克特】第四歌 / 186

【库希且克特】第三歌 / 187

《纳瓦木卡姆》/ 188

【赛勒凯】第九歌 / 188

【赛勒凯】第八歌 / 188

【赛勒凯】第十一歌 / 189

《萨巴木卡姆》/ 189

【赛勒凯】第九歌 / 189

《依拉克木卡姆》/ 190

【木凯迪曼】/ 190

【且克特】第一歌 / 191

《巴雅特木卡姆》/ 191

【赛勒凯】第一歌 / 191

【赛勒凯】第二歌 / 192

在路上



新疆附近的“新疆”

吐鲁番就像乌鲁木齐附近的“新疆”。

一个随手可取、袖珍的新疆；一个首先翻到的、扉页的新疆；一个具备了基本元素、被哲学家和游客概括出关键词的新疆。

从乌鲁木齐到吐鲁番，只有两个小时车程。在新疆，这是很短的车程。

高速公路修通以后，去吐鲁番的两日游或多日游，变成了标准的一日游。吐鲁番的宾馆冷清了，每一个景点都变成敷衍了事、急死忙活的冲刺，甚至连晚饭也要赶回乌鲁木齐来吃。交通的便利，反而使吐鲁番旅游食宿这一块变成负数。

人们的脚步停不下来，扉页被匆匆翻过，名片看过就扔。

不光是游客的脚步停不下来，这几十年，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中国，概括中国人，就是“快”。物质的、经济的速度快，观念、心理、心情也变得快。“快”使“慢”变老，使一切跟不上趟的人和事变老，使今天有着太高的折旧率和淘汰率。“快”使快更快，“快”带来痛，就像白岩松说的：“痛并快乐着”。

如果一个国家的各种声音可以测量，中国因为快而动静最大。不光城市是汽车和机械噪音的海洋，风景区也是人声鼎沸、一片繁忙景象，就连夜晚也是“今夜无人入睡”。

“快”也使中国的旅游休闲，主要处在“旅”的初级浏览阶段。

但，两个小时的车程，应该是一部精彩的短篇小说，而不是猜

谜般、歇后语式的小小说。吐鲁番不是小小说——历史上不是，今天也不是。不能当缩写本的名著，不能当压缩饼干。对文明和大地的探访，不能如此的轻浮、失礼和浅薄。

在新疆，如果在每个景区之间漫长或不算漫长的旅途上，都有引人驻足的意外的收获，游历中车轮上的“等待”，就会被额外的心灵“奇遇”塞满，新疆就会更富有细节，而不是：“新疆真大，新疆真远，坐车真累。”

但，恰恰是行政区划遮蔽了我们。《渡江侦察记》上那句经典的台词：“电线杆子以东归37师管，电线杆子以西归38师管”，在今天幽魂不散。每个地方的人们，都以为游客是坐互联网过来的，天真而虚拟地期待成群的游客和钞票，天使般一下子出现在眼前，而且赖着不走——除非他的钱袋已被掏空。而很少考虑新疆漫长的距离，枯燥的旅途，正需要大花开放、惊喜不断。

天是空的

左边是山，右边也是山——这个连接乌鲁木齐和吐鲁番的狭长走廊，中间的天空是风的高速公路。

云之路就是风之路。云雀之路就是风之路。

尘埃、枯叶、香味、歌声、光……那些一闪而过的念想、梦和愤怒，都被风带走。庄子是写风的大家。他一直迷惑世界是不是个洞，否则风从何来呢？从茫茫地平线阴沉晦暗的边缘，到虚无空阔有点发黑的蓝——天是空的。天有神住，有日月星辰，还有五彩的鸟，一直变幻不定的云，一跃而起的闪电，和缥缈无迹的风。

雪莱在《西风颂》中说：

哦，旷野的西风，秋之实体的气息！

由于你无形的出现，万木萧疏，
似鬼魅逃避驱魔的巫师，蒿黄，魑黑，

苍白、潮红，疫病摧残的落叶无数，
四散飘舞，哦，你又把有翅的种子，
凌空运送到他们黑暗的越冬床圃。

不羁的精灵，你啊，你到处运行；
你破坏，你也保存，听，哦，听！

.....

我的诗人朋友北野，云游不定，像风，像一朵飘来飘去的云。

他有一首《一群麻雀翻过高速公路》，也很妙，特别是末句，有神性：

一群麻雀翻过高速公路你追我赶
好像有什么喜事叨在嘴上
迫不及待地哄抢着

我羡慕其中领头的那一只
它的嗓子最鼓，翅膀最硬
脑袋里的坏点子肯定也最多

但我最爱飞在末尾的那一只
瞧它多么依恋那个群体啊
拼着命也要跟上自己的族类！

而我更爱，麻雀飞过的那片天空



阿不都克里木·纳斯尔丁油画作品：《新疆小姐》

它看着自己的灰孩子被人类仰望

辽阔的爱心里闪着悲悯的光

在云南大理的“风花雪月”四景中，我最惊讶于天上的云。

这些被风之鞭驱赶的云，这些大朵大朵、首尾相接、排成一线的云，你追我赶，朝东南方快速流动。好像天空有一条云的高速公路，好像一群壮汉在比赛，好像T型台走过霓裳飘扬的美女，好像去赴一个盛大的约会……我明白，我头顶是中国西南最重要的水汽通道。这些厚厚实实、饱含水分、川流不息的云朵，它们从印度洋而来，说着梵语，散出佛香，披着纱丽，光着脚丫，样子像印度少妇一样清爽而又肥腴，越过喜马拉雅，长途跋涉，双手合十，一言不发，拖着长长的裙裾，从我们的头顶匆匆掠过。

而我们的这条通往吐鲁番的狭长走廊，这条风的高速路，总体情况是：风急而云稀，云不成朵，被吹成丝、吹成线，被吹得散了形。

天上云稀，地上草稀，路上人稀。

宽阔的走廊，留给风车舞蹈。

风车 风车 大花开放

风的高速公路上，椰子树般耸立着旷野上的高大风车。

没有云的流动和树的摇动，风就隐形了。

缺乏云彩的新疆的天空，空空荡荡。

缺乏树木的新疆的大地，空空荡荡。

……使人忘记新疆的风，使人忘记云的道路。

幸好有这么一大片旋转的风车，告诉我们：在头顶，在天空，是风的高速公路——它在和地上的高速公路比赛呢！很明显，是

天上这条风的高速公路更宽阔、更平坦,有更大的通过能力。

在过去,时常可看见,飞沙走石的公路上,昏暗的、风沙弥漫的、充满呛嗓子的土腥味的空气里,晕晕乎乎就开过来一辆辆挡风玻璃处挂着毯子、篷布或编织袋的车,只在司机处可笑地挖一个洞——司机蓬头垢面眯着眼、探头探脑地奋力开车。

一辆辆被打掉漆皮、打碎玻璃、踉踉跄跄、脸上耷拉着破了一个洞的“面纱”的车,好像从战场归来,从旧社会归来,从另一个血雨腥风的可怖地狱归来。

搞不清是因为那时的车多是国产车、挡风玻璃不是钢化玻璃,飞石一砸就碎,就散落成玻璃片,只能“以柔克风”,挂上毯子、篷布,聊以自救和自嘲,还是因为现在修了高速路,路面高出地面,沙石贴路而飞,不再直冲着玻璃而去?

总之,这些年,再没有见过那滑稽可笑而悲壮惨烈的一幕。我还以为这些记忆在不知不觉当中,已经成为历史——直到上个月央视报道,一列开往库尔勒的火车,在吐鲁番的百里风区,被春天的大风刮翻,苦不堪言而又让人略感痛快地滚下了高高的路基。

这也怪,是不是今天的风,也好大喜功,专挑大家伙上,擅搞标志性的政绩工程,不屑于再和甲壳虫般的汽车动手过招了呢?

还有一种车在天上。是风之友,而非风之敌,这就是风车。

一种向风开放、对风而歌的车——也更像是花,三瓣一朵的钢铁之花,风之花。

花也好、车也好,不如合起来,叫“花车”。

看到这些风车,让人满心欢喜。

沿着狭长而宽敞的旷野,成行成片,蜿蜒过来,漫山遍野,亭亭玉立,如少女,如芭蕾舞演员。旋转的叶片,像飞扬起来的超短裙,也像笑脸、像欢迎的鼓掌。

我在从法兰克福到巴黎的路上,德国最富饶的巴伐利亚绿茵茵的丘陵地带,看到山头上立有大风车。那风车真是大,牛高马

大,个人主义盛行,一个、一个,分散站立在山头上,站在绿海的浪尖上。有点危言耸听,有点危险,有点高处不胜寒要倒下来的感觉。从比例上看,是我们这里的好多倍,显得不真实,好像风车吃了激素、发育过头,是三国苗壮的大妖精,很远、很远就可以看到。因为大,就有点笨。可能也因为风小,叶片的转动很慢,动作迟缓,心事重重,似乎转累了,要停下来休息,有点孤独和忧伤的意思。

这些大风车,好像肥硕的德国娘们,新寡之后孤零零立于高处,很招摇地翘盼远方虚无的郎君,涕泪涟涟,间或不忘向左右的生猛后生们暗送秋波。

我还是更喜欢咱们的风车。

两山夹道,两山拱卫,大戈壁、大场地,列队走来了风车的群体,好像参加团体操的孩子,干干净净,天真烂漫,骨感俊秀,清新如春,让人看着亲切,看着舒服。

风车,风车,大花开放。

有一个坊间笑话是这样:一个吐鲁番的乡下人看到风车,恍然大悟:“怨不得乌鲁木齐这么凉快,哇,有这么多电风扇在那儿一刻不停地吹着呢!”

现在的问题是,车子停不下来,好像一篇文章骨架结构不错但缺乏细节,只能浏览而过。

每次过风电厂,我都在想,如果利用这里两山夹峙、地下水丰富的优势,打上几口井,把风车所及的地面全部都种上紫花苜蓿,再搞些毡房、绵羊、骏马和骆驼,让沿途而来的车子开进去,吃块瓜、喝点酸奶、尝尝烤羊肉串,骑上马或骆驼,在风车的林带里疯跑一阵。略加修饰和改造,会是一个很好的去处!

更重要的是,能不能给风车多一些颜色?出厂的时候就装饰以花花绿绿、五颜六色,就真是“超级风车”了。搞不好这还是全国、全球首创。

我们的风车,最美的时刻是黎明或黄昏。

如果可能,我还想,能不能在叶子上装一些耗电不多的发光材料,让它在无边夜幕中,在茫茫旷野上,在边疆的大戈壁里,出现一个如梦似幻的风火轮的世界,一个光影迷蒙的哪吒闹海的世界——搞不好会成为新疆的地标。让人不管白天还是晚上,都感到震撼的美,都不得不停下来,一通合影拍照!

我们现在搞建设,主要的问题是:只看到技术,看不到美术。只有冷冰冰的设计,缺乏并不花钱的想象。不能按马克思所言:“按美的法则来生产。”国外好一点的城市,整个城市就像一个大剧院,农区也像园艺(似乎英国还真是没有农业部而有园艺部),处处是景,不用买门票,更用不着非要划定一个什么范围,评定什么AAA、AAAAA级风景区。

而我们,是在建设景区,在生活之外强调出一个有边界的核心区域,同时也在强调“景区”和“非景区”区别:你要美、要休息,就到景区去——至于平常的生活、工作范围,脏点、乱点、难看点,那是理所应当——如此这般,就是两种观念、两个要求、两重天。在国内,做到一致、相辅相成的,似乎只有杭州和丽江。走进,处处是公开的、无界的——被美统一起来。

其实,生活本身,建设本身,就应该按美的法则来建设。而且在很多时候,这样建,并不等于多花钱,只是想不到、不愿想、嫌麻烦。再举个例子,内地居民楼多装空调,但开发商很少留出挂空调的位置。于是,不管新建筑还是旧建筑,一栋栋楼房外壁爬满苍蝇一样的小盒子。20年前这样盖,今天还是这样盖,一点不进化,没有脑子!

中央提出“以人为本”,就是既要照顾肉体的方便舒适,又要注意心灵的和谐栖息。

盐 湖

车再行，到盐湖。

新疆盐湖虽多，但就近、顺路、区位最好的，就属这一处。

多次听朋友说，这里开发出一处盐湖游。人浮于湖面而不沉，可比以色列之死海，那湖泥还可以让爱美之女士，敷于肤上，美白去皱。其实，皮肤遇盐水自然变紧，感觉皮平、肉紧、身轻，焕然一新。如果下决心再腌一腌，更可以如腊肉般保鲜不腐——这是笑谈。

首先声明，我不反对盐水浴，也相信专家之言，包括广告中天花乱坠的理想主义的美肤理论。但一想到旁边是化工厂，过去常冒黄烟，路边的红砖围墙上老标语，破旧如20世纪50年代，就怎么也无法动那个凡心，冒险一试。

化工厂？盐湖浴场？两个冲突打架的符号嘛。这个地方，要做减法才行。

说到盐，啰唆两句。

记得上初中时，开始注重生活。团场很多人家用土盐腌萝卜干。这些大粒土盐，是大人从很远的盐湖用自行车驮来的。有一天，我哥哥也随人去驮盐。天刚亮就出发，天黑透才回来，驮了一袋子土盐，袋子上泛一层盐碱，但里面的大粒盐还是湿乎乎的，带着盐湖的腥味，很沉。第二天一早，自行车的车圈和凡是掉了漆皮的地方，迅速生一层铁锈，引来父亲一通骂。

那时候，自行车可是宝贝。人们用鲜艳的塑料带，一圈一圈缠好大梁，用稀有的花布拼成各种几何图案，轧成车座套子，车的辐条也要一根一根擦，出去办事，车要放在人能看见的地方，最怕小孩把铃铛拧走，或者学张嘎子，把车胎扎破、把气放掉。家家备有

锉刀、胶水和旧车胎，车胎破了，自己动手。学会补胎，几乎是对每一个男人的基本要求。

我大学毕业后在机关大院上班，自行车棚下摆很多自行车，一段时间很多自行车都被放掉气，查来查去，听说是个精神不太正常的老汉干的——他最喜欢听拔掉气门芯的那一瞬间的气流声音，害得下班时乱成一团，人人从办公室找打气筒给车打气。

新疆盐湖虽多，但维吾尔族老乡却不爱吃盐湖里的盐。

他们打馕、做拉条子，用的多是另一种土盐。这种土盐产于沙漠里红柳包下，红柳发达的根系把地下盐碱度很高的水分吸上来，过滤一下，清水养命，盐分析出来，像个小化工厂，时间长了，在红柳根的地方结成土疙瘩。维吾尔族老乡从松散的沙土中摸出这些土疙瘩，泡在水缸里，澄出清水，这水又咸又香，打馕、做拉条子时，淋上一点，风味独特。

我反复比较过，要说好吃，这种沙漠里红柳根边的土盐更好吃，再咸也不会蜇嘴、齁嗓子。可惜是这土盐不含碘，长期吃容易得一种叫“大脖子”的地方病，这种病影响小孩的智力发育。

政府提倡加碘盐，可南疆老乡爱吃不含碘、也不用花钱的土盐。怎么办？我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，但是能不能免费给老乡发一些能长期溶在土盐水里的碘呢？既照顾到老乡的口味习惯和不用花钱的经济考虑，又不得“大脖子病”。

歌声中的达坂城

“达坂”是哪一個語系、語族、語支的詞匯？搞不清楚。

這是一個在新疆非常突出的地理學名稱，意思是“路的頂點、路的最高處”。那些翻越阿爾泰山脈、天山山脈、崑崙山脈的艱難困苦的羊腸小道，在不斷地上升中，總會有一個或數個高海拔的